獨笑齋金石攷略

題識

學問淵深攷覈詳晰證經注史傳之同異辨別風雅之繁芳稽古者服其精泛覽者詫其博吾知此編必與吉金樂石並壽千古弟王之春識

曩余游隴右君從左文襄公於塞外雖覿面殊疏而音問時達及余來嶺南君適於此襄事衡陽彭大司馬幕中昕夕過從尊酒細論致足樂也君出此編屬爲是正得失受讀一過深歎其博而能精其繹山碑一條曾孝王刻石一條足正馬班二千年來未正之誤釋石鼓文

亞簃字三公山碑鬲拜字西狹頌阿鄭字俱發前人所未發他如尹宙碑支判流僊證顧亭林作僊之譌潘乾碑禽姦戔猾證洪盤洲作刻之失高子澄墓誌辨南荆州爲春陵糺王蘭泉之謬曹子建碑辨三窓異於古制摘武授堂之非龍藏寺碑辨省事爲州郡之吏職匡錢曉徵胡身之之疏皆援據碻鑿直令前賢避席是編也意惟趙氏之金石錄洪氏之隸釋隸續堪與頡頏元明來吾子行都少卿趙子函郭嗣伯諸家殆未足舉以相儗矣今君將北入都爲書梗槩於簡耑而遲之因拜述

吾兩人蹤蹟之離合於此光緒丙戌夏弟熊世昌識於
五羊城

獨笑齋金石攷略初編卷首

叢殘翠墨日摩挱未肎煙雲付眼過歐永叔趙德甫呂與叔洪盤洲遺錄在嗜痂今古有同科

斷文疑義費平章爲檢陳編細攷量實事竊思求一是敢騰口說漫雌黃編中多正諸金石家之疏失

參卟得失有同羣敓我時時餉異聞爲把嚴詩編杜集莫疑郭掾注莊文凡論說得之朋輩必爲標明不敢掩爲己說

橐筆風塵又幾年舊聞深恐轉茫然何時黃葉林間屋卻埽重尋未竟編此編所論古刻始周訖隋近以奔走於外此事遂廢唐以後俟登諸續編

光緒丙子秋長沙鄭業斆君覺氏自題於酒泉戎幕

獨笑齋金石攷略目錄

卷一

漢

卷二

漢

中嶽嵩陽寺碑記

司馬昇墓誌銘

高子澄墓誌銘

敬使君碑

李仲琁修孔子廟碑

張保洛等造象記

修太公廟碑

北齊

西門豹祠堂碑

獨笑齋金石攷略卷弟一

長沙鄭業斆

周

石鼓文

豣　潘愜山云或作豣案作豣是卽詩竝驅從兩肩之肩也韓非子一搏豣而再搏乳虎呂氏春秋知化篇慳虎而刺豣亦作猏高誘注獸三歲曰豣又作豜詩獻豜于公玉篇豣或作豜吾子行謂卽說文豣字非也

鰾　夾漈云即鯁字恐非鯁訓魚骨於義無取且更从丙从攴不从㔷也或即鮩字見說文其作鱎者亦猶漁作瀿雷作靁耳

衕　此字兩見錢辛楣云前協原隰陰陽後協或陰或陽當讀戶郎反即古行字此論極是章樵古文苑注謂是道字非也道字已鼓及壬鼓凡四見何嘗作衕哉

亞箬其華　亞箬當讀作惡若古亞惡通用即沃若也詩其葉沃若

吳　王頊伯云吳通作虞是也夾漈謂汧水出於吳故漁於汧而狩於吳愜山優王說而未摘夾漈之非章氏古文苑注朱竹垞石鼓攷亦兩存之案仲雍以居吳稱吳仲雍而左氏傳論語作虞仲釋名釋州國云吳虞也泰伯讓位而不就歸封之於此虞其志也又詩周頌不吳不敖史記孝武紀作不虞不驁魯頌不吳不揚漢衡方碑作不虞不陽此皆吳虞通用之確據王氏之說可無疑矣

吉日癸巳刻字

此刻相傳爲周穆王書趙德甫以其字類小篆非科斗古文疑之案篆文癸巳之巳[illegible]與戊巳之己二字絕不相同此巳字直己字耳是卽以小篆而論已違謬如此明爲後人不諳六書者之所爲若必以爲穆王時物所不敢知矣

散氏銅盤銘

是銘有吳氏玉搢樊氏明徵汪氏肇龍俞氏楚江孔氏廣森江氏德量武氏億王氏昶孫氏星衍諸家訓釋其中得失互陳無可據爲定本汪氏王氏定爲殷

物其所據者以其器爲盤且銘中有誓詞耳案武王
踐阼記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甯溺於淵溺於
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是周之盤未始無銘
矣至殷人作誓禮經不過言其教令之無本非謂誓
惟殷人有之也夏之甘誓周之泰誓不明明見於書
乎銘中又有大王之稱殷人必無是語孫氏謂爲六
國時物較爲可信

秦

繹山碑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更民曰黔首案碑云廿有六年又云黔首康定乃知史公之說全出此碑也然黔首之稱實不始於秦戰國策扶社稷安黔首也魏策莊子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又云黔首不知以為魅祟也太平御覽五百二十困學紀聞十是皆在秦之先又李斯上始皇書棄黔首以資敵國在秦未併六國時呂氏春秋成於始皇八年其書中亦屢見黔首字蓋黔首猶言黎首蒼生古自有此語了長謂由始皇始更其名殊未可據禮祭義引孔子語亦有黔首字正義謂由

於記者在後亦泥於史氏之說○許淡長亦承史誤

琅邪臺刻石

山左金石志及金石萃編所錄其首行有五大夫三字共十三行近則首三字剝泐僅十二行矣五大夫爵名周季迄漢魏俱有之呂氏春秋長見篇荊文王曰莧譆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於是爵之五大夫國策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五大夫漢書曹參傳遷爲五大夫樊噲傳賜爵五大夫夏侯嬰傳賜嬰爵五大夫傅寬傳寬以魏五大夫

騎將從爲舍人食貨志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百官公卿表爵九五大夫注師古曰大夫之尊也潛夫論實邊篇募民入穀遠郡千斛近郡二千斛拜爵五大夫三國志魏武帝紀注引魏書五大夫爵十五級銅印環紐墨綬始皇以封泰山避雨之樹者卽此至謂封五株松爲大夫始於應劭漢官儀後世詞人多踵其誤楊樛姓名具列而臣斯臣去疾臣德僅著其名者蓋事非一時故題刻各異也畢秋帆論繹山碑云襲作龔譌邑爲邑者作省右筆

德作德省中筆此皆於六書之正不合或古今磨泐鉉臨寫時以意增改未可知今案此刻者作㕡鉉所臨誠誤而襲德二字竝與繹山碑同是知蔵氏元刻固如此也

漢

爵孝王刻石

潛揅堂䟦尾云魯恭王餘以孝景二年立爲淮陽王二十八年薨表與傳竝同計其薨年當在元朔元年而表以爲安王光之元年翁覃溪則謂安王未逾年

改元孝王又承安王之制案史記諸侯年表亦以元朔元年為安王光之元年而以恭王薨於元光六年為二十六年攷漢書恭王傳孝景前三年徙魯翁氏又引漢書諸侯王年表云二年徙魯案史記年表亦以徙魯在三年與此傳合又孝景紀三年春正月淮陽王宮正殿災是三年之正月猶稱淮陽可見二年必無徙封之事表二字特三字之偶譌耳數至元光六年與史記二十六年之數脗合然則漢書年表與傳皆誤六為八遂至齟齬不合耳案孝武紀元朔元年魯王餘薨是以六為八實班氏紀載之誤非傳寫之譌也錢辛楣雖未能訂其舛謬然頗疑之翁氏遽謂安王不逾年改元全不可核殊為

鹵莽至謂孝王亦承安王之制愈失之遠矣

漢中太守鄐君開褒余道碑

斜作余漢碑率如此楚辭九思鶡雀列兮讙譁雊鵒鳴兮聒余是余古有斜音也案余有餘邪兩音故荼亦有塗邪兩音後人但知余讀若餘荼讀若塗遂疑讀若邪者字體必別妄改苦荼之荼爲茶荼姓之荼爲佘又改賖爲賒不知茶佘賒三字皆古所無漢書地理志及年表長沙郡之荼（音邪）陵止作荼也江都易王傳有男子荼（音荼）恬荼姓止作荼也說文賒止作賖

也蓋古音餘與邪本相近如華戶花切亦下都切車昌遮切亦九魚切是其明證又塗音徒亦音查畬音餘亦音奢皆從余得音不聞破余爲佘也彼改字者固不知此而今人相習承用舉世莫悟斯則異矣唐時石刻荼止作荼無作茶者是唐人尚識字也宋人好講字學而專穿鑿妄生分別當在其時

楊孟文碑云永平四年詔書開余郎指部君此舉此碑作六年者殆興役在四年而竣工則在六年也癸表碑陰記云永平四年楊孟文以詔書通石門則又從而廣之又云楊孟文治石門於四年辛酉歲部君

楊君治閣道於六年癸亥歲而王人（人當是升字之譌）建和二年紀石門之功而不及此橋格事此蓋誤讀孟文碑而分四年六年爲兩事也不知孟文碑明謂永平四年開後遭元二西夷之虐橋梁斷絕復循子午孟文因子午險惡力請於朝乃開褒余是孟文之治石門必在永平後無疑洪文惠引順帝紀延光四年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通褒余道爲郎孟文事其說甚覈其時距建和初僅二十三年故王升過谷道而頌其功若在永平四年至建和二年相去幾及百年升

等始勒石紀其事有是理乎

祀三公山碑

乾隆中三通館檄取海內金石刻進之 內廷元氏縣王令搜得此碑恭自歐趙以來不著錄者其文若篆若隸亦他刻所罕見碑云蝗旱鬲并民流道荒案後漢陳寵傳天心未得隔并屢臻注隔并謂水旱不節也陳蕃傳必生憂悲之感以致隔并水旱之困翟酺傳注益都耆舊傳曰時詔問酺陰陽失序水旱隔并通鑑一五十 郎顗上章曰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碑文

雖模糊二字尚明晰可辨萃編釋作爲我續古文苑作爲斥文義不可通矣至隋作爲古通用管子明法解疏遠爲閉而不得聞漢書地理志下置四郡以通西域爲絕南羌匈奴師古注爲與隔同又云乃來道叜叜古文要字萃編作叟亦誤

嵩高太室石闕銘

後漢帝紀元初五年三月京師及郡國旱而此闕即其年四月立銘云潤施源流鴻濛沛宣竝天四瀆莫不蒙恩又云以頌功德刻石紀文盍因旱禱而得雨

立此以報也
孝武改嵩高爲崇高至孝靈熹平五年始復曰嵩高此銘爲孝安時立故猶曰崇高也中州金石記云嵩高字作崇見漢時尚無嵩字國語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韋昭注崇崇高也據此知經典有作嵩或作崧皆後人所改矣案此說殊失攷詩崧高維嶽疏崧高皃爾雅山大而高曰崧皆泛言山之高以崧爲嵩誠屬譌誤至謂嵩爲中嶽爾雅已然公羊隱公五年傳何休注引尚書曰還至嵩如初禮疏以爲舜典文是

則唐虞時蚤號中嶽爲嵩矣又白虎通中央之嶽獨加高字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初學記五白孔六帖五風俗通中央曰嵩山嵩者高也此皆漢人語亦明非後人所改何謂漢時無嵩字乎且韋昭注云嵩或通用崇其措語正自不苟又何讀之不審也

銘後題名有潁川太守京兆杜陵朱寵案寵字仲威篤信好學嘗從桓榮受尚書鄧騭辟之幕中歷官至大司農騭爲宮人所誣寵上書訟之免官帝旋悟騭枉起爲潁川太守後遷大鴻臚永建元年拜太尉封

安鄉侯二年罷范史不爲立傳茲就帝紀鄧禹桓榮
列傳中撮其概於此袁宏後漢紀載其守潁川時治
行武虛谷跋開母銘已舉之

嵩高少室石闕銘

古者墓路及祠廟之路皆稱神道漢書霍光傳光薨
光夫人侈大其塋制起三出闕築神道此墓路也高
惠文功臣表戚圉侯季信成坐爲太常丞縱丞相侵
神道此宗廟之路也漢時祠墓神道皆建雙闕銘云
興治神道即立闕之謂

嵩高開母廟石闕銘

碑云盛胙日新案爾雅釋天夏曰復祚釋文祚亦作胙周語天地所胙韋昭注福也是祚胙明可通用又說文無祚字新附有之徐鉉曰凡祭必受胙胙卽福也此字後人所加然則胙乃祚之本字矣兩漢金石記謂與㺃梴靜銘諸字俱失六書之義豈其然乎

王虛舟翁覃溪仞繒爲繒萃編辨之云鄫姒姓之國慨禹後之衰故云杞繒漸替繒爲借用字無疑案繒本通鄫非借用也穀梁僖公十四年傳季姬及繒子

遷於防周語杞繒由太姒注杞繒二國姒姓夏禹之後史記夏本紀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有繒氏漢書地理志東海郡下有繒縣注故國禹後潛夫論五德篇桀亡天下武王克殷而封其後於杞或封於繒此皆其通用之明證

孝堂山石室畫象題字

畫象共十幅近金石家著之已詳其六幅題字有平原濕陰邵善君云云案續漢郡國志平原郡有濕亦濕隸省陰縣濕他合切即漯水也班志作漯陰葢隸省濕

爲㬎如漢時諸碑顯多作顯可見後輾轉滋譌又誤
濕爲漯世遂止知漯爲水名而以濕爲燥溼之溼矣
攷說文濟漯字本作濕與此刻合則此字乃漢隸中
僅見者又左氏哀公十年傳注濟南有隰陰縣後漢
襄楷傳平原隰陰人則又誤濕爲隰

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

呼衍王者匈奴之名王呼衍其姓漢書匈奴傳單于
姓攣鞮氏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須卜氏此三
姓其貴種也師古注呼衍卽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

王深甯姓氏急就篇亦以呼延爲匈奴呼衍之裔其變衍爲延譯音無定字耳後漢孝明紀注以呼衍爲王號誤

庂卽宊字許洨長云宀交覆深屋也又云广因厂爲屋象對刺高屋之形可知宀广二文皆訓宮室義本相近故从宀从广之字亦或互通玉篇字籀文作序昌黎華山女詩座下廖落如明星寥作廖皆是其證翁覃溪謂猶寓之爲庽攷庽字古今字書無之乃近世俗體未爲典據

四郡皆屬涼州范史所稱河西四郡也安帝紀永初五年赦涼州河西四郡班超傳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梁慬傳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傳燮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注前書武帝分武威酒泉置張掖敦煌謂之四郡案四郡皆武帝得匈奴地所置酒泉武威元狩二年置漢書地理志注謂酒泉置於太初元年武威置於四年非張掖敦煌元鼎六年置地理志注謂張掖置於太初元年敦煌置於後元元年亦非後漢梁慬傳注謂四郡爲金城敦煌張掖酒泉而無武威案金城郡不在

河西

注誤

海祠者立祠於蒲類海之上故稱海祠後漢南匈奴傳匈奴俗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班史云匈奴俗日上戊己祭天神南單于既內附兼祠漢帝及明帝崩竇太后臨朝單于上言九月龍祠悉集河上惟陛下裁哀省察蒞岑既破匈奴因夷俗立祠蒲類海上一以導天驕歸嚮之方一以張漢室聲靈之盛故言以表萬世也王述菴謂是敦煌郡人爲岑建祠失之不攷至兩漢金石記及萃編俱錄碑文作德祠則孫淵

如續古文苑已覺其誤矣
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碑
景君卒於漢安二年萃編錄碑文乃作三年其卷首碑目亦標漢安三年字檢順帝紀漢安僅二年旋改元建康安有所謂三年者哉謬亦甚矣
碑云部城十九案續漢郡國志乃云十八則尙遺其一城疑當時諸縣或有分置後隨省併史未及詳耳
三國吳志是儀本姓氏孔融嘲之曰氏乃民無上儀遂改姓是後之志氏族者遂皆據此爲是姓得姓之

由今案此碑陰已有故循行營陵是盛故干營陵是還二人則知承祚之說未足深信

碑末有諒闇沈思語錢辛楣謂非臣下可用案左氏隱公元年傳杜預注諸侯以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是古者諸侯亦得稱諒闇非臣下盡不可用也又晉書山濤傳濤遭母喪詔曰尚居諒闇情在難奪則人君且以稱之於臣矣古人簡質初不忌也

敦煌長史武斑碑

碑爲其同歲郎署史恢等立同歲即後世同年之謂蓋與斑同歲察舉者也范史李固傳潁川甄邵諂附梁冀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三國魏志魏武與韓遂父同歲舉孝廉故臨陳時與遂交語移時可見當時同歲分誼之重宜乎其沒而爲之立碑也

斑爲敦煌長史碑與額題載甚明寰宇訪碑錄云敦煌太守非是

武氏石闕銘

宣張年二十五舉孝廉後漢樊宏傳郡國舉孝廉率

取年少能報恩者宜張之祭舉殆亦由此其碑有州郡貪其高賢幼少語可證也若以為陽嘉元年詔所謂不拘年齒者則恐不然其弟武榮之舉年亦僅二十六熹平殘碑更有年十七而官至二千石者顏淵子奇世不再見何嘗日若是之多邪陽嘉之詔其議出於左雄胡廣與郭虔史敞皆駮之是當時皆以為不便恐不久即廢格不行矣

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

碑云廎寫輸淵廎字洪文惠隸釋所未釋蓋即傾字从頃古或从广也如僅之為廑前漢賈誼傳其次廑得舍人師古曰廑與

僅側之㲉則莊子物外篇伺則足而埶之皆是至元道州唐廎銘則作亭字用與此異義

升卿郙閣頌漢司隸楊厥碑遂通石門遂字洪适不識稱何字愚案遂即鑿也案今拓本鑿字點畫分明並不作遂不知楊氏所見何本而隸釋亦無不識遂字之語又水經注集古錄誤謂孟文名厥隸釋已嘗論之楊氏猶承其謬則又何也

魯相乙瑛置孔廟百石卒史碑

百石卒史水經注作百夫吏卒三國志通典作百戶

吏卒闕里志山東通志作百戸卒史顧亭林朱竹垞吳山夫曾論其誤案魏封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戸百石之譌爲百戸葢由於此百大又百戸聲之轉也至於吏卒二字則非譌後漢安城孝侯賜傳起祠廟置吏卒魏孔子廟碑置百石吏卒以守衛之此碑末亦有造作百石吏舍之語是卒史吏卒名雖異而實同矣又晉書禮志宋書禮志均作百戸其誤與諸書同此又諸公所未及正者

碑云孔子大聖則象乾坤爲漢制作案漢人多有此

語桂未谷曾歷舉之然未盡也後漢公孫述傳述好爲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讖記以爲孔子作春秋爲赤制鄧惲傳漢歷久長孔爲赤制蘇竟傳孔（丘諱）祕經爲漢赤制楊厚傳吾綈袠中有先祖所傳祕記爲漢家用班固典引故先命元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又云緝孔佐之宏圖又云孔猷先命聖孚也皆可以補未谷所未及但漢時讖記世不盡傳無從詳攷所出其見諸載籍引用者尚（書）考靈耀曰（丘諱）生倉際綱期稽度爲赤制故作春秋（史晨碑後漢書注）春秋演孔圖

曰赤雀銜書化爲黄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赤制宋繹注二十五藝文類聚九十御覽八百四又九百十四又曰孔聖制命帝卯行也文選注春秋感精符曰墨孔生爲赤制後漢書注墨疑黑之譌蓋謂孔子黑帝時光紀之精也孔墨古人雖多中候以爲爾然春秋自孔子作不能闌入墨子也曰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爲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然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演孔圖曰得麟之

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烏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預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公羊哀公十四年傳注）春秋說曰（聖諱）攬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為漢帝制法陳敘圖錄又曰（聖諱）水精治法為赤制功又曰黑龍生為赤必告云象使知命又曰經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倉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解疑

論曰聖人不空生受命而制作所以生斯民覺後生也西狩獲麟知天命去周赤帝方起麟為周亡之異漢興之瑞俱公羊傳疏可致見者如此而已蓋世祖以赤伏符即位篤信圖緯顯宗肅宗復祖述之故陋儒造此謊謬不經之詞以阿上旨桓譚所謂矯稱孔聖諱以誤人主者也而碑直以頌孔子誣聖甚矣宋書符瑞志載有兩事當亦本之緯書以未詳所出故不錄

益州刺史李孟初神祠碑

賊捕掾不見於百官志漢官儀著之頗詳銚期傳注

引之可證此碑碑中有中大人之稱案鄧皇后紀時宮婢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耆宿者皆稱中大人亦見鄧禹傳是中大人乃宮婢也不知是碑何以及之惜上下文刓缺太甚莫詳其故

孔謙碣

謙都尉君宙之子都尉有七子其可知者唯謙褒融三人褒爲元子見於碑融之次弟六出孔融家傳而謙之行次則無攷案都尉卒於延熹六年年六十一謙先都尉十年卒而年已三十有四矣則都尉生謙

時年才十有七耳謙當居褒之次無疑也

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

王虛舟云范史孔僖傳建武十三年封孔志爲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而孔龢及此碑皆後永元六十餘年猶稱褒成當由史誤案安帝紀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賜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爾時徙封亦久矣仍云褒成是史已自相抵牾不待援引諸碑而始知其謬也又孔志十三年之封光武紀以爲十四年夏四月辛巳日事

則僞傳亦非虛舟蓋未及攷而通鑑胡身之注亦有此誤

碑云於是四方士仁聞君風燿仁即人字論語井有仁焉亦然又觀過斯知仁矣後漢吳祐傳引作人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後漢延篤傳初學記友悌部御覽人事部並引作人易繫辭何以守位曰仁釋文仁本亦作人李鼎祚集解作人朱子本義從之周易音義曰人王肅卞伯玉桓玄明僧紹作仁可證康成及王弼本皆作人二字古蓋通用

提要論隸辨云韓勑碑於是四方士而方字下引之誤連下文仁字爲句是校閲諸臣亦未悟仁即人字也至於士作土漢隸皆如此故土字則右旁加點以別之唐人眞書土字猶加點者沿隸體也

朱竹垞跋謂前後碑陰所載孔氏苗裔有褒成損等二十三人案後碑今已不存其陰所列孔氏已無可攷若此碑之陰據以較朱所舉則尚有孔彪孔儀甫二人朱氏遺之其數當不止二十三人也

劉平國碑

碑在今阿克蘇所屬賽里木東北二百里山上光緒五年節相湘陰左公旣定新疆有軍士過其地見石壁有殘字張朗齋節帥聞而使人拓之得可識者數十字知爲漢刻尚余亦從軍伊吾施均甫補華司馬得數紙見寄幷系以跋云文稱永壽四年八月永壽爲後漢桓帝年號後漢桓帝紀凡改年號六建和和平永興永壽延熹永康其稱永壽凡三年四年六月戊寅大赦天下改元延熹漢書龜茲國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後漢都雒陽去長安較遠其時當未泰

改元之詔故稱永壽四年耳云龜茲左將軍劉平國
漢書龜茲國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
輔左將軍郎左將其下尊稱之非官號也云東烏累
關城漢書烏壘城都護治所在龜茲東三百五十里
案溫宿今阿克蘇姑墨今賽里木拜城龜茲今庫車
賽里木至庫車百餘里今至刻石處二百里已越龜
茲而東距烏壘城不遠矣云京兆長安淳于某作此
誦後漢雖都洛陽長安乃其舊都故仍稱京兆誦頌
古今字

郎中鄭固碑

碑云大男孟子有楊烏之才案法言苗而不育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步里客談謂常從童字絕句蓋子雲之意歎其童蒙而蚤亡故曰烏乎是郎嗚呼二字後世乃謂子雲之子名烏繆東坡撰芸叟亦莫能辨東坡有惠州悼其子遯詩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芸叟公奴欲七詩學語倂能追驥子草玄安敢望童烏案此碑勒於漢時去雄未遠必非誤讀法言者客談之說謬矣

蒼頡廟碑

五常之額用前漢刑法志曾天地之額懷五常之性語也然以額字屬五常爲何義不可通不意漢人乃有此杜撰語

趙氏金石錄羅氏路史俱以是碑爲熹平六年立與山大牛眞谷則謂碑並無此文今案碑額有中陵衛君熹平六年題字蓋記其時道出廟下出錢禮神也吳氏牛氏殆未見此額而趙羅即以爲立碑之歲亦誤至夾漈金石略以爲光和二年又云三年當由未覩拓本但據傳聞之譌耳

桐柏淮源廟碑

五嶽四瀆之祠漢書地理志注例皆載之惟此失載所皆據以補其漏也碑有奉祀𥜽絜詰洪又曰謂𥜽字字書所無以文意推之當是齋字中州金石記云說文有齋字云緶也蓋齋字本字借音為齋絜今案齋字下从示此作𥜽即移其示於左旁耳不必借齋字也碑在南陽府桐柏縣格古要論以為在唐縣蓋以其地相近而誤

太山都尉孔宙碑

太山都尉孝桓永壽元年暫置案前漢書賢傳兄安
太山都尉後漢夏恭傳光武即位拜郎中再遷泰
山都尉是前漢洎光武初太山元有都尉之官續漢
書百官志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太山罷
都尉自在其時應劭曰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
訖罷之此因太山多盜故復置都尉及汜逆桓帝紀
延熹三年太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侯章度尚傳抗
徐為中郎將宗資別部司馬擊太山賊公孫舉等破
平之案桓帝紀破賊在永壽二年遷太山都尉然則當日為太山都

尉者亦不止宙一人略以時之先後計之似侯章繼抗徐之職而宙又繼侯章之職也迨宙卒而官亦旋罷焉